

马汉跃 著

如是我闻

中国当代艺术名家访谈录

新华出版社

马汉跃 著

如是我闻

中国当代艺术名家访谈录

中国当代艺术名家访谈录

如是我闻
名家访谈录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是我闻：中国当代艺术名家访谈录 / 马汉跃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011-9282-3

I. ①如… II. ①马… III. ①艺术家—访谈录—中国—现代 IV. ①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0908号

如是我闻——中国当代艺术名家访谈录

责任编辑：曾 曦

装帧设计：贾闪闪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4

字 数：367千字

版 次：2010年7月第一版

印 次：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282-3

定 价：68.00元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312) 2838225



2010年春，作者在北京宣和会馆 （摄影王文）

可读 可悟 可藏

《如是我闻——中国当代艺术名家访谈录》序

鲁光

不得不承认马汉跃这个山东汉子是有能耐的。初涉画坛，便能访谈这么多艺术名流。提问很内行，也很得体。名家们的回答，坦诚、到位、深刻。内容丰富，而且真实可信。这些访谈录在《中国书画博览》发表时，我已一拜读。用时髦的话说，我几乎成了汉跃访谈录的“粉丝”。

在拜读中，我有一个想法，应该汇集出书。当我提出建议时，他笑道：“已经排出小样。”他将厚厚的一大叠书稿交给我，恳切地说：“给写个序吧！”

我将三百多页的书稿抱回书斋，一鼓作气地阅读。近些年来，在我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我嗜书如命。前些年，家里的书实在太多，忍痛“瘦身”了一次，送给老家图书馆二三千册。但没过两年，送的买的书又把书斋堆得满满的。新出的书太多，但精彩的太少，需要沙里淘金。年近七十，视力已不如先前，得省着用。想做的事又多，时间特别珍贵。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读书原则，能不读的书绝对不读，非读不可的挑着读。这些访谈录，其实都已浏览过，但要写序，我还是认认真真再拜读一遍。我不愿写那些王顾左右而言他之类的应酬序。

也许我对绘画艺术太钟情，或者说有偏爱，对艺术名家们的人生经历和艺术实践极感兴趣，尤其渴望听到他们真实的声音。汉跃的访谈录，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从中，我了解了许多，他们如何步入画坛，如何登堂入室，如何攀登高峰，如何坚守信念，如何对待市场……每一份访谈，都勾勒出所访名家的真情实貌，凸现出名家们的人格力量和艺术个性。阅读使我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也活跃了思路，得益着实匪浅。

如果问我，最大的收益是什么？我认为，那是从这些充满真情、真知和灼见的问答中，我参悟到了许多珍贵的道理。

路靠自己走

每位名家都有一部艰难的奋斗史，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他们迥异而多彩的艺术人生和艺术个性，完全是由他们的性格、阅历、修养、学问所决定的。什么人就出什么成果。这是一条艺术规律，谁也违背不了。在一些画展研讨会上，常见有的评论家对画家指手画脚，说应该怎么画。别人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也常常情不自禁地发表一通应如何如何画才出效果之类的“高见”。其实，这只是一种美好的主观愿望而已。评论者只能指点迷津，该怎么画、你说了不算，也无用，画家该怎么画还怎么画。这是个浅显的道理，可我们却常常犯迷糊。有一回，一位文学评论家跟我大谈写作理念，我笑道：“你说你的，我写我的。如果照你的理论去写作，我会什么也写不出来。”画画亦然。评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画家该怎么画就怎么画。名家们的艺术人生告诉我们，艺术之路要靠自己去走。画如其人，确是一个真理。

艺术要讲宽容

当今是一个艺术的多元时代。艺术名家们的从艺经历告诉我们，艺术应坚信传统，坚守传统，但又要勇于探索，积极融合。失守传统，我们的艺术就会成为无根之树、无源之水。那就是枯木、死水。只讲坚守，不讲吸收，艺术之花就会缺乏现代气和鲜活气。笔墨当随时代这句老话，是十分有道理的。艺术只能顺其自然。我不赞成人为地去制造什么派什么潮。派与潮，都是水到渠成的。有位自称为中国现代派的画家，去了西方，才知自己只不过

是西方现代派的孙子而已。一事无成，只得落荒而归。我的朋友古干兄，是一位现代书画的领军人物。大英博物馆已收藏他的六件作品，国外对他的现代艺术的关注程度远超出我们的意料。究其原因，他的现代书画是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作底蕴的。赵朴初先生曾戏言，“古干的书法是天书。”仔细研读这些“天书”，不难发现，古干巧妙地将汉字打碎砸烂溶进书画中，变成了现代书画。他的现代书画，骨子里还是传统汉字的基因。如果一味追求怪诞、现代，外国人看不上眼，中国人又看不懂，艺术必然会陷入困境。

吾师子范先生将世界艺术分为三种。白人艺术讲科学，重素描解剖。黑人艺术讲感情，喜夸张。黄种人艺术讲哲学、文学。访谈录告诉我们，凡成大家者，必立足本民族传统基础上，吸纳世界上各种艺术的长处，来丰富自己，张扬自己。

我去过珠穆朗玛峰。攀登世界最高峰，可以从北坡，也可以从南坡攀登。山道不同，但殊途同归。只要最后登上世界最高峰，都是英雄，都是好汉。条条道路通罗马。

对艺术市场的认识

近几年来，艺术市场繁荣，画价飚升。拍案庆贺者有之。甚至有人认为，世界艺术市场在中国。冷眼相看者有之。大不以为然者也有之。艺术有市场，市场热闹繁荣，总是一件好事。画价高不高？看怎么说。与西方大师们的天价相比，是太不公平了。有位大家曾说：“拿笔来，我们当场比试比试，我就不信，他们就比我们强到哪里去……”这是一种自信之言。李苦禅在人民大会堂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场挥毫过一次。一幅画，只半个钟头就完工。在西方人看来，一幅画要磨半月一月，中国画只寥寥数笔就完成，太容易了。油画画在布上，中国水墨画画在纸上，西方用刀、油彩，中国用毛笔、水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西方人认为，你费时费工少，价值就低。他们哪里知道中国的一条线一块墨要琢磨苦练多少年？西方人永远理解不透中国文化。不过，我赞成少搞当场表演，少搞笔会。如果你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画成一幅画，要价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家的心态能平衡吗？一位老板曾对笔者说：“吸一根烟工夫，他就画成了一幅画，要几万元钱，值吗？”

对不懂艺术的人来说，画只是废纸一张。对懂艺术的人来说，是价值连城。艺术是无价的。

画价升值，是好事。但过分炒作，实在是令人担忧。就画价大幅上扬之事，我问过两位大家。一位说：“我的收藏者多，画价涨，升值，他们高兴。再说，我也不用当画奴，可以少画些画。”言之有理。另一位大家说：“我的学生的画猛涨，都比我的高了，我再不涨，脸上难看。”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我自己的画，三五十一平尺，我已知足。但原来与我同价者，已涨到一万、二万一平尺。画商说：“你该涨了，再不涨，掉份了。”各种理由挤着你涨。奈何！在日本时，一位旅居东京的同行，忧心忡忡地告诉我，他的画在画展时价格比较高，可展后就卖不动，生活十分拮据。贱卖了，原买画主就会找上门来理论。不卖画吧，怎么活？只好偷偷低价出售。真是高处不胜寒呀！价有所值者，当别论。艺术价值远不如市场价值高，该如何呢？待到画价下跌时，在高空中生活的画家，肯定日子难过。当我说出这种担心时，一位朋友说：“钱都赚够了，怕什么。”话是如此说，但尴尬是难免的。也许，这是杞人忧天。但愿如此。

关于大师

大师者，人人尊敬也。诸多受访者，资历浅者姑且不说，老资格的画家、艺术家也没有一位以大师自称的。即使访问者一再提及大师两个字，但他们都淡然对之。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中国美协主席靳尚谊时，曾问他：“你是大师吗？”回答很肯定：“不是。”可现实生活中，自称大师者、或喜欢别人称之为大师者却并不罕见。有的画家，面对“大师大师”声声称呼，面有喜色，神情坦然。读过他的画，见过他的人，却暗自发笑。真有些象滑稽戏中的人物。可悲！自古以来，大师都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别人可以随意封的，而是凭真才实学，凭杰出贡献，由历史授予的。自称为大师者，未必是大师。拒绝大师者，也未必不是大师。不像眼下的“博导”，只要有博士生就必有“博导”头衔。大师则不然，几十年，上百年，才出一二个。谁是大师呢？历史会回答你的。还是慎称大师为好。人贵有自知之明。

可读又可悟，此书有收藏价值。至少，我要珍藏一本。

《中国书画博览》已办出名声。汉跃会继续访谈下去，更多更精彩的文章会问世。

找名人访谈是件很难的事。一是名人忙，难约。二是要取得名人信任，无所不谈，甚至连私房话也谈，就更难了。其中甘苦汉跃自知。十六年前，汉跃已出版过散文诗集《不沉的舟》，思想深邃，文彩华丽，已才华初露。但依笔者之见，汉跃的文学才能将在纪实文体中更充分地展现。他是一位讲诚信的汉子。一回生，两回熟。有诚信者，就会有朋友。他会与名家们成为知心朋友，成为忘年之交的。

我很赞成他选择访谈对象，不分流派，不讲圈圈。进了艺坛，也要永远站在局外。期待他写出更多更精彩更真实的访谈录。

二〇〇六年八月一日于五峰斋

自序

马汉跃

余幼即习文，亦喜翰墨丹青，而处身荒湖涝洼，簞食瓢饮，课书之外，罕有部籍可览，偶见报刊字画，辄以临之，聊以为乐，艺文之道，不敢奢求也。家父躬耕田亩，然性喜经史，略通古今，慕先贤之高风，存天地之异趣，耳提面命，皆为儒者之识。古人云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德。文始于道，而顺乎理、发乎情，家父每教余为文，常以圣哲高士为范，故每得先贤片纸只言，皆视作珍宝，必欲诵习而快之。想彼茅屋陋舍，煤油灯前，绕父膝下，兄妹侃侃而谈，不知东方之既白。是以蒿莱之中，常见云卷云舒；青溪之畔，时闻窈窕之章。简朴农家，亦生机盎然也。及至年长，披阅百家，游历山川，无限风物，欲一收之矣。感怀属文，学积于跬步，虽辗转奔波历尽坎坷，其志难渝也。

甲申之初，余主持《文艺报·中国书画博览》专刊，得与诸名家交游。乙酉五月，《中国书画博览》杂志在京创刊，以其独特新颖而为同类期刊之翘楚。又开《名家访谈》专栏，余亲自采访，遂为刊中之重，而得时人青

昧。访谈录者，乃访者与被访者谈话是也。前人之述备矣，发乎心声，求乎本真，随机对话，率性而发。凿凿异论新见，洋洋恣言漫语，择吾意以为人所未详者而记之，人所乐闻者而述之焉。是以冲淡自然，见性见情，启人心智，而乐为之也。亦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访谈渐多，遂有所积，得诸友鼓励，乃不揣浅陋而成此集。不惟己之所爱与存念，亦或有裨于艺林也。

邵雍有言：“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始为知《易》。孟子著书，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余于访谈之际，得睹名家风采，谈艺论道，海阔天空。相邀于茗香之中，唱和于觥筹之间，洋洋乎如凌虚御风，滔滔乎若江河行地，余每闻其言说而悦之耳，是谓学用《易》者，亦或艺也。老子曰“为学日益”，孔子曰“游于艺”，余蒙学而渐进，为艺而得游，游而得乐，乐而得此集，其幸何如哉！

戊子年春于北京

目 录

可读 可悟 可藏 ————— 鲁 光
《如是我闻——中国当代艺术名家访谈录》序

自 序 ————— 马汉跃

妙笔绘时代 丹青铸国魂 ————— 1
——冯法祀先生访谈录

天地悠悠 丘壑独存 ————— 17
——张仃先生访谈录

史海寻珍树高标 丹青照人写诗魂 ————— 33
——史树青先生访谈录

巍巍华夏志 莽莽长城魂 ————— 49
——罗哲文先生访谈录

电兮所之 静水流深 ————— 59
——王学仲先生访谈录

笔墨情怀 大家风范 ————— 69
——张世简先生访谈录

神游天地任翕张 ————— 85
——钱绍武先生访谈录

汉唐雄风 盛世交响 ————— 97
——周韶华先生访谈录

云水襟怀 松柏气度	111
——陈大章先生访谈录	
沈潜往复 静穆典雅	123
——靳尚谊先生访谈录	
半路出家自成家	135
——鲁光先生访谈录	
沉雄博大 气势磅礴	143
——苗重安先生访谈录	
雄浑朴茂 气象恢宏	159
——康成元先生访谈录	
浩荡天风 晶莹世界	171
——吴山明先生访谈录	
学习黄宾虹，向传统深处开掘	189
——程大利先生访谈录	
正大气象 典雅中和	207
——邵秉仁先生访谈录	
豪雄苍拙写风神	221
——郭石夫先生访谈录	

文心生万象 静虚通大道	235
——霍春阳先生访谈录	
却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	247
——刘正成先生访谈录	
登高壮观大江流	265
——施江城先生访谈录	
笔补造化 心写灵境	277
——王玉良先生访谈录	
风神超迈 意象追魂	291
——蒋志鑫先生访谈录	
胸中丘壑 笔底大千	303
——崔晓东先生访谈录	
融古今以通变 汇墨彩而畅神	317
——华其敏先生访谈录	
道法天地 大化而出	329
——张志民先生访谈录	
艺术之魂的创造与超越	343
——关玉良先生奥运艺术访谈录	



妙笔绘时代 丹青铸国魂

——冯法祀先生访谈录

冯法祀 1914年5月14日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1933年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学习油画，师承徐悲鸿。1937年毕业后参加“三厅”工作，后入延安鲁艺学习。1939年在江津武昌艺专任教。1940年参加抗敌演剧第四队，抗战时期奔走前方写生，创作了大量作品，在大后方举办六次个人抗战写生画展。1942年受聘中国美术学院任副研究员。1946年任北平艺专副教授。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建院，聘为教授、绘画系主任兼油画科主任。1961年至1979年任教于中央戏剧学院。1979年至1988年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顾问、徐悲鸿国际艺术研究会主席。1980年、1982年分别在北京、哈尔滨举办“冯法祀教授画展”，出版《冯法祀画选》。1984年赴法国考察、举办个人画展。1988年在北京举办从艺65周年回顾展，出版大型画册《冯法祀画集》。1999年赴加拿大多伦多举办《冯法祀教授画展》。



廖静文女士 冯法祀

时 间：2005年11月2日上午9时
地 点：北京金台路冯法祀先生寓所



马汉跃与冯法祀先生在冯法祀工作室

马汉跃（以下简称马）：
冯先生，您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油画家、一代艺术大师。从上世纪初到现在，经历了近百年的世事沧桑，风云变幻。而您一直葆有艺术的青春和炽热的激情，一直高举着现实主义的大旗，以坚韧、执着艺术追求为民族艺术之发展而不懈地努力。您不同时期的作品，无论是那些主题油画巨制还是精美的肖像、风景、静物作品，都给人强烈的震撼，深深地打动着读者，使人们更真实更强烈地感受到您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和挚诚之爱，您用您的作品感动着、表达着一个民族的愿望和心声，几代人是读着您的画成长起来的。今天，我冒昧来打扰您，请谈谈您的艺术历程好吗？

冯法祀（以下简称冯）：我今年92岁了，我的艺术历程不止70年。画画从六七岁就开始了，那时当然还不能象徐悲鸿那样，有他的父亲做老师，我那是根据自己家里的状况来学画。家里有一套四扇屏，有香烟盒，香烟盒里有画，叫洋画，封神榜里的人物，到一定时候就出现一个新的人物，什么姜子牙、周文王等等，我把它拿出来临摹。后来到当时的江苏省第四师范附小